

嫁妆

□谭踐



谭踐，1965年10月生于山东新泰乡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、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、泰安市作家协会主席，著有诗歌、长报告文学、散文、文学评论等共200余万字，曾获东岳文艺奖、山东“五一”文化奖、泰山文艺奖等。

大哥指着我家老屋墙角的一个柜子，对大娘说：“妈呀，看你出嫁的柜子，还在这儿摆着呢！”大娘端详了一番说：“这不是我那个，我那个送给你大姑当嫁妆了。”大哥看着三叔家大弟说：“你不是说是你大娘的？”大弟说：“我说的是俺二大娘，不是俺大大娘。”

柜子呈长方体，长不足一米，高、宽约半米多，方方正正，棱角分明，好像一个暗黑的色块，放置在一个高约三十厘米的四边型木架上。柜子正面下部，有一个葵花盘般的圆形暗红色“囍”字，初时，颜色鲜红，后来慢慢褪色，直到现在模糊不清。

父亲在家中排行老二，这只柜子确实是母亲的遗物——母亲当年的嫁妆。它比我的年龄至少要长一岁，从我记事起，它就一直摆放在堂屋的显眼位置，是当时最大的木器。彼时，土石当家，土屋子、土台子、土坑，甚至土柜子，鲜有木器。一只现在看起来普通的柜子，在当时却十分少见。生活的艰难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母亲发奋图强，凭借精湛的缝纫手艺，带领我们家迎来“鼎盛”时期，同时，历经多年栽培，屋后的一株梧桐树也长大成材，母亲雇来木匠，重新打造了大立橱、大衣柜、八仙桌等时兴家具，这只柜子便有些不合时宜，被闲置了。母亲去世后，我将那些时兴的家具放到闲屋，将柜子搬出，重新摆放到了堂屋的显眼位置，旧屋瞬间充满了母

亲的气息。

大娘定居沈阳，住七层楼房，没有电梯，每天上下楼，去远处市场买菜，全靠步行，去公园锻炼，最喜拉单杠。老人家坐任何车都晕，也没有学过骑自行车，因此练就了一双“铁脚”和一副好身板。大娘一生养育了5个儿子，虽已91岁高龄，却耳不聋眼不花，颈背挺直，思路清晰。五年前，大娘曾回乡探亲，没想到，大娘思乡心切，此次竟不顾晕车之苦，返家探亲，身体仍那么硬朗。说起那柜子，大娘说：“我1957年去了沈阳，后来你大姑出嫁，就重新漆了，送给你大姑做了嫁妆。大姑和姑父都已去世几十年，那柜子是否还在？”

一日，大姑家表兄宴请大娘一行，大表妹也来了。又说起大娘的嫁妆——柜子。大表妹说，她出嫁的时候，重新漆了漆，又成了她的嫁妆；又过二十多年，她女儿出嫁，那时已不时兴柜子，柜子没处放了，便拆开打了个写字台，送给女儿当了嫁妆。如今，外甥已经十几岁了，天天都用它写作业。

我问大娘，出嫁时，怎么来的咱家？大娘说，坐一顶小轿，两个人抬着柜子，一大帮本家亲戚陪着。为了做嫁妆柜子，家里卖了二分好地，买了本村一棵大松树，晾干，解成板，专门把木匠请到家里，做了好几天才做好。后来，那棵大松树旁边，又长出了一棵松树，现在已长得比原来那棵大多了。那年，大娘十八岁。

荐读



《看不见的孩子》
作者：[美]安德里亚·埃利奥特
译者：林华
版本：中信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3年4月

本书是普利策奖获奖作品，作者也是迄今唯一一位既获得过普利策新闻报道奖，又获得过普利策图书奖的女性。本书共斩获5项各类图书奖，另获4项提名，入选10项美国著名媒体和平台的年度书单。作者耗时8年追踪记录，参考和援引14325份各类文件，以细腻的文笔和历史视角展现一名在困境中挣扎的少女，一个贫困代代相传的家族，一座亦贫与巨富可能一街相隔的城市，记录了一名少女的困境与挣扎，审视贫富差距、阶层固化、原生家庭、种族歧视等美国社会结构和历史的产物，拷问纽约这座城市甚至整个美国的良知。

深处最宜香惹蝶

□邵桂娟



邵桂娟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泰安市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散文学会会员，第三届东岳文艺奖获得者。已出版《淡若花开》《那年樱花》两本散文集。

每年五月，小城很多地方都有蔷薇花墙。之前从蔷薇花墙前走过，我只是惊叹花朵之密集，铺陈之奢华。

发现它们的美，是在一次偶然。五月的一天，在临沂的竹泉村，我被一幅碧水粉丹青画迷住。只见两枝攀附在翠竹上的藤蔓，如两条精心匝缠的花条，绿叶为底，粉花搭肩，粉嫩的花瓣如丝绸般薄滑，让人担心风大些便会吹破它们的脸蛋，翠竹被它们纠缠得摇摇晃晃，在一汪清泉上映出曼妙的影子。美妙渐深，脑中浮现出小城里那些不知名的花，难道她们是同一个品种？心念一起，马上请教身边的一位先生，当被告知这就是蔷薇花时，小城里那喧天漫地的红朵，也就如潮水般，涌入了心底。

早在多年前，我就读过李冶的《蔷薇花》：“翠融红绽浑无力，斜倚栏干似谗人。深处最宜香惹蝶，摘时兼恐怕烧春。当空巧结玲珑帐，著地能铺锦绣裀。最好凌晨和露看，碧纱窗外一枝新。”尤其是对末了两句“最好凌晨和露看，碧纱窗外一枝新”喜爱之至，脑中多次闪过诗中蔷薇花慵懒无力，斜倚栏干的轻感与娇嗔，清晨雨露珠折射着它们火红的脸庞，相迎着一扇香风撩动的窗纱，多少次的心动，憧憬着蔷薇花，以为她是一种仙界琼花。

再次路过蔷薇花墙，我们便再也不是擦肩的过客，却像久违的朋友了。

我先是远远看它们在铁栅栏上缠绵出乡间篱笆的简约，或是借一面临街墙蓬勃出的万般风情，即使零星散落在某

个不起眼角落的，我也会投之以热切的眼神。接下来的靠近，我就要长久驻足了。

抬眼望去，蔷薇花蔓延而去的气势，不亚于男儿的豪情，花朵不大，却是集成一簇簇的花束，把柔韧的花藤摆成各式形状，长短不一而又相互支撑，织成一张大大的花网，铺在栅栏上或墙上。而蔷薇的花朵，则如一位位舞动绿色油纸伞的少女，在风中衣裙轻旋，粉腮泛彩。

香味，是一定要有的。作为五月的主旋律，蔷薇花是道色、香、味俱全的“美食”。只是，它不会用冲天的俗粉来吸引蜂蝶，它在风中飘飘摇摇的幽香，如它们的一笑一颦，让你的每一次呼吸，都能感受到它的温婉有致。

怕亵渎了蔷薇花的高雅，却又禁不住妄自猜想它为何选择在五月盛开。看春天的花开，一片艳过一片，每一朵花都霸道地抢占着春天的每一寸肌肤，往人眼里直直地刺，让人感受繁花似锦的同时，心中不免生了烦累。那时候的蔷薇花，只是安静地把卵形的叶片抹绿一些，再撑大一些，与花无争，与人无言。

春事已远，夏初日炙，绿肥红浅的季节，人们的生活不觉要生出些寂寞了，蔷薇花，如睡美人，一觉醒来，在一场雨后，灿灿烂烂地开放了。初夏因为蔷薇花的到来，鲜活起来。

它们安安静静地盛开，热烈地向我发出邀约：生活如此美好，我花深开浓情意，不妨学蝶来寻香。



《无尽的玩笑》
作者：[美]大卫·福斯特·华莱士
译者：俞冰夏
版本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3年4月

本书的出版堪称一个事件，一座无法被超越的高峰。全书100万字，没有章节，没有目录，片段之间被神秘符号隔开。这是一部有着自己的大脑和心脏的小说，作者挥洒他天才的语言，巧妙构建挑战读者智商的故事结构，于无限放大的细节中，制造出席卷现实与人物内心的连绵不绝的风暴。书中描写的对各种事物沉迷又陷入无尽孤独的群体病症，指向了这个成瘾时代，也将给这个时代的读者带来思考和慰藉。